

新世紀小說選

益智書店印行

新世紀小說選

海藻編選

益智書店印行

康德八年八月十五日印刷
康德八年九月十五日發行

新世紀小說選

（全一冊）

（自定價壹元六角
外埠掛號八分）

編輯人

海

新京北大街三十號

藻

發行人

宋

逸

民

新京北大街益智書店

印刷人

劉

守

業

新京西三道街財神廟胡同二四號

印刷所

益智

書店

印刷

部

新京西三道街財神廟胡同二四號

發行所

新京市
北大街

益智書店

電話二・五一九一番
振替新京二三五六號

新世紀小說選

目次

秋·····	日本·····	芥川龍之介·····	一
冰結的跳舞場·····	日本·····	中河與一·····	二〇
輓歌·····	德意志·····	蘇德曼·····	四一
管棚門的第爾·····	德意志·····	霍普特曼·····	八二
露露的勝利·····	意大利·····	塞梨奧·····	一三〇
幻·····	意大利·····	布羅基·····	一五八
黎蒙家的沒落·····	西班牙·····	阿耶拉·····	二〇二

秋

日 芥川龍之介

一

信子從在女子大學時，就負才媛之名。差不多誰都認她早晚將成為作家，在文壇裏出一頭地。有的竟至於隨處宣傳說她在就學中已作成了三百多頁，長的自敘傳體的小說。可是從學校畢業以後，在撫育了還未從女學校畢業的她妹照子和她，而支撐着門戶的寡婦母親面前，也有不能儘顧自己的地方。於是她在從事創作之前，不得不依了世上的習慣，先定婚姻的事。

她有一個名叫俊吉的表兄。他當時還進着大學文科，將來似也抱着投身文壇的志願的。信子與這表兄一向就親密來往着，自從談到所謂文學的共通話題以後，愈增親密。不過，他與信子不同，對於當世流行的托爾斯泰主義等，向不敬服，無論何時，總是吐着法蘭西式的嘲諷或警語，俊吉的這種冷笑的態度，有時很使萬事誠實的信子憤怒難堪，可是她雖憤怒，而在俊吉的嘲諷或警語中，覺得也有不能輕蔑的某物在。

所以，她即在未畢業時，也時與他一同到展覽會或是音樂會去，不消說，這種時候，大抵是她妹照子也同伴的。三人在去時和歸時，很自由地一路談笑，不過照子有時却被置在談話的圈外，照子儘小孩似地張望着店窗裏的洋傘或是絹披肩，自顧自走，對於自己被閒却的事，似乎也不感到甚麼不平。可是信子一覺到這，必立把話頭轉換，依舊和妹攀談。話雖如此，而忘記照子的，常就是信子自己。俊吉似乎甚麼都不在意，總是吐放着伶俐的滑稽語，在熙熙攘攘的人羣中，跨大了步慢慢地走。

信子與其表兄的交誼，無論在誰的眼裏，都會預想到將來二人的結婚。同窗們對於她的未來，原是羨而且妒，而不認識俊吉的尤甚（這原不可謂不是滑稽。）信子在一方

雖打消她們的推測，而在他方有時却故意裝出真有其事的樣子來。所以同窗們在未畢業時，早已把他和俊吉的樣子，像新郎新婦的照相一樣，各在腦子裏合做一處明明白白地印着了。

不料，畢業以後，信子竟違反了她們的預期，突然和新近在大阪某商業會社服務的一個高商出身青年結婚，并且結婚式後只二三日，就和新夫同到服務所在的大阪去了。據那時到中央車站送行的人說，信子仍和平常時候一樣，現了愉快的微笑，把容易流淚的妹照子多方勸慰着哩。

同窗們都怪異了。這怪異的心裏，却雜着高興的感情，和與從前全然意味不同的妒意。有的信賴她，把一切歸責於她母親的意志。有的懷疑她，說她突變了心，可是，她們自己也知道，這種解釋到底不過是想像罷了。她爲甚麼不和俊吉結婚？在這以後的若干期間，她們一有機會，必把這疑問當作大問題來談論。過了兩個月光景，——她們全然把信子忘了，不消說，連她所要作的長篇小說的話頭也忘了。

信子在這當兒，已在大阪郊外作了幸福的新家庭。她們住的地方，即在附近一帶，

也頗是最閒靜的松林裏。松脂的香與日光——這兩種東西常於丈夫不在時，在新租的樓屋中，管領着潑刺的沉默。信子在這樣的午後，每當無端地感到氣鬱時，必開了藏縫機器具的小篆抽屜，從底裏翻出那疊着的桃色紙的信箋來看。信箋上用鋼筆細細地寫着這樣的語：

『——一想到可與姊姊同在一處者只是今日，即在寫這信時，眼淚也不絕地迸出。姊姊，請寬恕我！照子在姊姊的可憐的犧牲之前，不知要怎樣說才好！』

『姊姊爲了我的緣故，就把這次的婚事決定了。姊姊雖說不是如此，但我是明明知道的。那次，一同到帝國劇場去的晚上，姊姊問我愛俊哥嗎？又說如果是愛的，那末姊姊必替你盡力，你可到俊哥那裏去。大概，那時姊姊已看到了我想寄給俊哥的信了罷。在那封信失去的時候，我真恨過姊姊，（請原恕，只這一事，我也不知怎樣地對不起你。）所以那晚姊姊的親切的言語，在我反以爲是譏諷，我的動了氣不會作像答覆的答覆，這情形不消說你也不至於忘記的。過了二三日，姊姊的婚事突然決定了，我那時甚至於想死了來向姊姊謝罪哩。姊姊原來是愛俊哥的，（請勿隱瞞，我是很知道的啊。）』

如果沒有顧算到我自己必嫁了俊哥了。可是，姊姊却屢次反覆地向我說不會想着俊哥，後來終於和向不相識的人草草地結婚了。我的好姊姊！我今日抱了鷄來，說『向要到大阪去的姊姊行禮，』你記得嗎？我是想叫了所養的鷄，也同來向姊姊謝罪的。那麼一來，弄得甚麼都不曾知道的母親也哭了哩。

『姊姊！明日你已要到大阪去了，但無論何時，總請勿棄姊姊的照子，照子每日早晨一壁飼着鷄，一壁記起了姊姊的事，在背了人暗哭着呢。……』

信子每讀這小孩口氣的信，必要落淚。一憶起從中央車站將上火車時，照子悄悄地把這信遞給她的神情，尤覺得說不出的可憐。可是，她的結婚，果如妹子所想像，是全然犧牲性的嗎？這樣的疑念，在落淚後的她的心裏，常擴大為苦悶的心情。信子為欲避這苦悶，大抵一味把自己侵入在快悅的傷感裏。一壁凝視這時映在外面松林間的日光，看他漸漸地轉成黃的暮色。

二

結婚後不覺已三個月光景，在這裏面，她們也如一般的新婚夫婦一樣，過着幸福的日子。

丈夫是個帶有女性的寡言的人物，每日從會社回來。晚飯後的幾小時，總是和信子一塊兒過的。信子動着編物的針子，有時也談近來世間所宣傳的小說或戲曲的話，在這談話中，偶然也有把基督教氣的女子大學趣味的人生觀攙入的事。丈夫帶着晚酌後的臉把報放在膝間，有趣味地聽她，却是可以稱作他自己意見的話，一句也不曾有地參加過。

他們差不多每逢星期，就到大阪或其附近的遊覽地去過閒散的一日。信子每於乘火車或電車的時候，對於那隨處飲食不以爲意的關西人，很是鄙薄，覺得柔和的丈夫的態度，在這點上也已上品可愛。丈夫漂亮的狀貌，一雜在那些人中，真覺得白帽子，上衣，以及赤色的靴子，都會放出一種化妝肥皂似的清新的空氣來。至於夏季休假中去看舞妓的時候，和在同一場內的丈夫的同事們比較了看，尤不覺要起矜誇的心情。可是，丈夫對於這些卑俗的同事們，却似乎意外的很親密着。

在這期間，信子記起久已高閣了的創作來，於是揀丈夫不在家時，每日伏案一二小時，丈夫聞知這事，說『真個要成女流作家哩！』在柔和的唇間露出微笑給她看。可是，雖伏着案，筆却意外地不進，她常茫然地手托了頭，傾聽那天松林間的蟬聲。

殘暑快將轉爲初秋的時候，有一日，丈夫正預備到會社裏去，要想把汗污的領頭更換，可是，不湊巧，所有的領頭如數在洗衣作裏，家裏一條也沒有存着。丈夫近來正喜修飾，分外不快似地沈下臉來。一壁吊着背帶，一壁不覺說出『只做小說是不行』的厭語。信子只是默然地低了眼，把上衣的塵埃拂着。

過了二三日，有一晚，丈夫從晚報上所登着的食糧問題，說到每月的費用不能再減省些嗎，『你也不是永久做女學生的』——這樣的話也出之於口了。信子一壁不得要領地回答，一壁正在紗上替丈夫繡着領帶。丈夫却意外地執着追究，『就說這領帶罷，不還是買現成的便宜嗎？』仍是執拗了說。她更不會開口了。丈夫於是蒼白了臉，沒趣似地只管讀商業上的雜誌等類。等到寢室的電燈熄了以後，信子把背向丈夫時，用了輕微

的聲音說『以後永不再做小說了。』可是丈夫仍默着過了一會，她用了比前微低的聲音反覆再說同樣的話，隨後即露出泣聲。丈夫叱了她幾句，她的啜泣聲，在好久以後，還斷續不已，可是，不知在甚麼時候，信子又全然絕着丈夫了。

第二日，他們依舊變作了要好的夫妻。

却是在這以後，過了十二時丈夫還未從會社回來的晚上也有，而且，等到回來的時候，酒臭撲鼻，至於連雨衣都不能自己脫除。信子縐着眉頭，殷勤地替丈夫更換衣服，丈夫却毫不爲意，硬了舌頭說譏諷話。『今夜我不回來，小說想做了不少了罷。』——這樣的話，屢次從他女人樣的唇間流出。這晚她上了牀，不覺落淚。如果照子見了這光景，不知要怎樣地給我一同哭啊！照子，照子，我所心賴的，就只你一人啊！——信子時時在心裏呼着妹子，一壁爲丈夫酒臭的睡息所苦，差不多全夜沒有合眼，只是輾轉反覆。

可是，一到了第二日，彼此又自然地好了。

這類事情反覆了好幾次，秋漸漸地深了，信子伏案執筆的時候不覺也少起來。丈夫

在這時，對於她的文學談，也不像以前地有興味。她們每晚在長火鉢旁對坐了，只是把時間消磨在瑣屑的家庭經濟談裏，并且，在晚酌後的丈夫，也似以這種話題爲最有興味。信子有時鄙薄似地偷看丈夫的顏色，可是他却毫不關心，嚙咀着新留的髭鬚，用他平常所沒有的快活的態度，把甚麼『照這樣子，如果有了小孩……』等類的話，來周徧地想了說。

這裏面，每月的雜誌上，漸漸有表兄的名氏了。信子自結婚後就像忘了似地和俊吉未曾通過信。他的動靜——像甚麼已由大學文科畢業，新近在組織同人雜誌之類，都只是由照子的信裏知道的。并且，在這以上，也不想知道關於他的事。可是，一見雜誌上載有他的小說，依舊覺得難忘，她翻着紙頁，好幾次地獨自微笑。俊吉在小說裏，也仍把冷笑與諧謔兩種武器，像宮本武藏（寬永年間有名的二流的劍客——譯者注）的用着。也許是心理作用罷，在她，覺得這輕快的諷刺的背後，潛藏着表兄從前所沒有的寂寞的自棄調子。同時又覺得自己這樣想，是在替他瞎操心。

信子從這以後，對於丈夫更加溫柔。丈夫在夜寒中隔了長火鉢，常可見到她的快活

微笑的面龐。臉上也比以前化粧得更美。她一壁做着針線，一壁談到她們在東京結婚當時的記憶。丈夫對於她記憶的細密，既覺得意外，又覺得歡喜。『你竟連這種事都還記得。』——丈夫這樣嘲戲她時，她只默然地用眼送過帶媚的回答去。至於爲甚麼如此不忘，她自己內心也常覺得奇怪。

不久，母親信來，報告信子的妹子已訂婚的事。信中并附說，俊吉爲娶照子，已在山手的某郊外設備新屋了。她即對母親和妹子寫長長的賀信。『此間無人照料，吉期恨不能親到……』——在寫這種文句時，她自己也不知是何緣故，屢次筆滯寫不下去。在那時候，她必舉眼去凝望屋外的松林，松在初冬的天空下，簇簇地作了蒼黑色繁茂着。

當夜，信子夫婦就以照子的結婚作了話題，丈夫露了照例的微笑，把她所學的妹子的口調，有趣地聽着。可是在她，覺得竟像自己在和自己說着關於照子的事。『哦，睡罷。』——二三小時以後，丈夫擦着柔弱的鬚鬚，倦怠似地從長火鉢前離開了。信子還未曾把送妹子的禮物決定用了火箸只管在爐灰上劃着文字。這時，急擡起頭來，說『但是，奇怪呢，一想到我也竟會有一個弟弟——』這不是當然的嗎？因爲你有妹子，——

「她被丈夫這樣說了，仍作着沉思的眼光一語也不回答。」

照子與俊吉，在十二月中旬行結婚式。那日將要到午，紛紛地下起雪來。信子獨自喫了午餐以後，食時的魚腥黏在口裏只管不去。『東京也不知下雪不下？』——信子一壁這樣想，緊緊地靠下那薄暗的喫飯間裏的長火鉢邊去。雪愈下得利害了，可是，口中的魚腥，還是執拗的不消退。

三

信子於第二年的秋裏，和帶了社務的丈夫，同到了久別的東京。丈夫是要於短日期內幹好許多事的，除了纔到時和她同往她母親那裏作過一次形式的探望以外，差不多一日都沒有領了她同伴外出的機會。所以她於訪她妹子夫婦，郊外的新居時，也只從僻地冷落的電車終站，獨自在人力車上顛搖着去。

他們的家，在街屋盡頭快要到葱田的地方。鄰近都是放租的新造房子，窄狹地並了

建着。有叩環的門，檜樹的離色，以及曬衣竿上的洗濯物——無論甚麼，家家都是劃板一樣。這平凡的住屋，頗使信子失望。

她打招呼時，應聲出迎的，意外是她的表兄。俊吉仍和從前一樣，一見了珍客的面，就『呀』地揚出快活的聲來。她見他已不是從前的短頭髮了。『久違了，請上來，不湊巧，只我一人在此呢。』『照子呢？不在家？』『買物去了，連女用人也不在。』——信子無端地覺到難為情起來，隨把那上着華麗裏子的外套在門口脫去。

俊吉導她坐在書齋兼客堂的八鋪席室裏，室中但見到處亂雜地疊着書，那當着午後陽光的窗邊小紫檀桌周圍，尤其滿散着雜誌新聞和原稿用紙，幾乎手都放不下。其中可以說明新妻的存在者，只有在掛畫的壁旁立放着的一張新的琴而已。信子對於這四周的光景，新奇似地看了好一會。

『要來呢，是從信上早知道了的，今日來却不知道。』——俊吉燃着了紙煙，用了一向的親愛的眼色。『怎麼樣？大阪的生活？』『倒要問俊哥怎樣？幸福？』——信子在那三言兩語的當兒，覺得從前的親暱，仍蘇醒了過來了。信都不大來往地忽忽二年來的

不快的記憶，却意外地不使她難過。

他們在同一火鉢上靠着手，談起種種的事來。俊吉的小說呀，共通友人的消息呀，東京與大阪的比較呀，話題的多，至於說也說不盡。可是，兩人好像曾經約過的樣子，全然不觸到生活方面的問題。這使信子更加覺得好像真個在和表兄談話。

可是沈默也時時到二人間來。在那時候，她總是微笑着，把眼光落在火鉢的灰上。這其中，有不能說是期待而却隱微地期待着甚麼的心情。不知是故意或是偶然，俊吉總常立刻別覓了話題，來把這心情打破。她去偷看表兄的面孔時，見他仍泰然地吸着紙煙，也並看不出有甚麼不自然的表情來。

不久，照子回來了，他一見了姊的面，幾乎喜得連握手都不能。信子也從唇間現出微笑，而眼裏不覺已濕了淚。兩人暫時把俊吉丟在一邊，相互道問着去年以來的生活。特別地是照子，她紅潤着兩頰，連關於所養的鷄的事，也不忘對姊姊說。俊吉銜着紙煙快意似地看了她們兩個，仍是嘻嘻笑着。

這當兒，女僕也回來了。俊吉從女僕手裏接得幾枚郵片，就立刻在旁邊桌上伏了颯